

UNCOMMON
SENSE

非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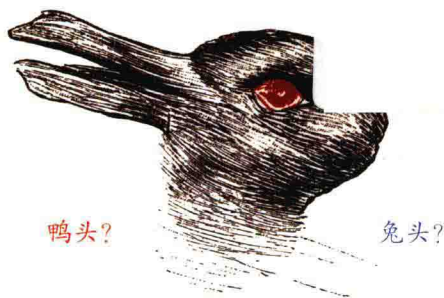
最聪明哲学家们的最奇怪思想

THE STRANGEST IDEAS FROM THE SMARTEST PHILOSOPHERS

[美] 安德鲁·佩辛 著
张志佑 王锡娟 陶梦然 译

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置信的事，
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主张过的。

——笛卡尔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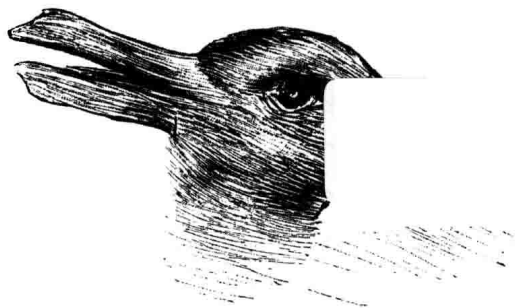
UNCOMMON
SENSE

非常识

最聪明哲学家们的最奇怪思想

THE STRANGEST IDEAS FROM THE SMARTEST PHILOSOPHERS

[美] 安德鲁·佩辛 著
张志佑 王锡娟 陶梦然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识: 最聪明哲学家们的最奇怪思想 / (美) 佩辛著;

张志佑, 王锡娟, 陶梦然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12

书名原文: Uncommon Sense: The Strangest Ideas from the Smartest Philosophers

ISBN 978-7-5166-2144-8

I. ①非… II. ①佩… ②张… ③王… ④陶… III. ①哲学 - 通俗读物

IV. 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351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2430

Uncommon Sense: The Strangest Ideas from the Smartest Philosophers by Andrew Pessin
copyright 2012 ©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The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 LLC.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非常识: 最聪明哲学家们的最奇怪思想

作者: [美]安德鲁·佩辛

译者: 张志佑 王锡娟 陶梦然

责任编辑: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臻美书装

印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 × 230mm 1/20

印张: 1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6年4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2144-8

定价: 3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前言

“停止讲道理”

在大学时代，我发现，不管多么奇怪、多么不可置信的事，无一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主张过的。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

这个世界不仅比我们想象的奇怪，而且比我们能够想象的奇怪。

——亚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 1882—1944）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讲过关于另一位更古老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尽管不如柏拉图伟大）的一段逸事。泰利斯（Thales，公元前624？—前546？）夜晚散步时，仰望星空，陷入对宇宙深刻而抽象的沉思之中，结果掉进了面前的一个水井。一个“说话风趣诙谐”的少女正好路过，觉得这十分好笑，就说：泰利斯可能热衷于了解自然界中的事情，但对于就在他眼皮底下的东西却一无所知。正如柏拉图接着简短总结的，这个笑话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一生致力于哲学的“怪鸟”。

但笑到最后的也许正是哲学家。因为，如果——仅仅是如果——看到的眼前事物并非所认为的全部呢？

确实，自以为是的哲学家们有时会迷失在自己的思想中，以致于跌入“井”里。他们大多不食人间烟火，明显神游于现实之外，因此时常为我们提供廉价的笑料和娱乐。但话又说回来，你想想

看，如果你想真正了解这个世界，如果你想真正接近“现实”，你希望真正和谁交谈呢？是与像泰利斯或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与拿他们当笑话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中的一个呢？

当然，我们这些普通人拥有的对我们有用的是相当丰富的老掉牙的常识。但是，如果事情的真相最终没有道理，或者至少在常识上讲不通，会怎么样呢？

想一想，究竟什么是常识？！

常识是我们不加思考就有的对事物的看法。常识是我们小时候被教导要相信的事情，教导我们的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了这些事情，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加思考地一直相信这些事情。常识几乎总是简单直接，我们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表述出来，比如：“我们看见的在我们面前的事物真实存在于那里”，“一件事引起了另一件事”，或者“时间流逝”，“要做一个好人”。这些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的事情，近乎普遍的共识。

但是现在，我们要真正开始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所谓的常识实际上正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是简单直接的吗？这个世界存在于难以想象的空间和时间规模之上，空间似乎无穷大而且无限可分，时间似乎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这样的一个是简单直接的？这个需要先进的数学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相对论来描述的世界是简单直接的？我们真的认为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用简单的短句就可以完全表述了？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需要思考：常识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东西。

诚然，在选择政治领导人和相关事情上，民主的原则是令人高度赞赏的，理由不一而足。但是民主原则的益处是否大大超出了

上述范围还完全不明朗。例如：柏拉图和与他同样有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行过一场著名的辩论，主题是共性是否必须在特性中实例化。（请勿提问！）极具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安瑟伦和阿奎那之间也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主题是上帝的存在能否被证明是一个先验。（再次，请勿提问！）十七世纪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和哲学家莱布尼茨关于空间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进行过辩论。（更不要想提问！）

当要解决这些辩论、判定对立的观点中哪一个正确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简单地将之付诸投票由多数票决定——或者，至少不应该交由我们这些彻头彻尾地相信常识的人来投票决定。

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笛卡尔的一句话，在这句话之后，笛卡尔紧接着说道：

在完全难以发现的真理中，多数票无法作为真理的证据；一个人比一群人更有可能发现真理。

在确定微妙和不寻常的事情上——例如有关这个世界的真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常识。

我们需要哲学。

哲学是当你开始真正思考事情时所获得的。

当你开始思考眼前事物，并且在以前认为是事实的事情中发现问题时；当你开始以一种全新或更宏观的方式，超越此时此地，思考事情时；当你开始不仅探究事物真正是怎样，而且探究事物为何是这样时；当你开始探究为何有事物存在而非空无一物，以及我们是如何能够知道有事物存在而非空无一物时，你就获得了哲学。

哲学还是当你用别的观念替换你关于事物的预感、直觉和常识

时所获得的东西：争论。当然，这种争论不同于我们与朋友、父母或伴侣的争论——在后者中，我们抬高嗓门，说一些刻薄的话，互不理睬，还可能以此为乐。相反，哲学上的争论是从前提到结论环环相扣的认真推理。在哲学争论中，我们只偶尔需要提高音调或用风趣的攻击来支持自己。好的哲学争论极少导致你改变对他人的情感，但是它们有时会带来深刻得多的东西。

它们会改变你的思想。

它们能让你相信一些非常微妙、不寻常、完全奇怪的事情，这些事情离常识十万八千里。但是当你确实开始相信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基于充分而坚实的推理相信它们，这种推理最终是任何事情有道理的基础。

也就是说，欢迎来到非常识的世界。

这本书旨在成为你进入那个非常识世界的最初指南。与任何一本指南一样，它也有局限性。阅读《让我们去欧洲》这本指南本身可能是愉悦的，但是它不能替代真正去欧洲旅行。然而，毫无疑问，任何一本旅游指南的主要目的既是为了激起你的欲望让你踏上旅途，也是为了一旦你真正成行而帮你做好准备。

本书的目的也是如此。

这本书将带你穿过西方哲学史，让你领略一些西方最伟大思想家提出的某些最奇怪的观点——或者也许是一些最奇怪的头脑想出的最伟大的思想。我们将从柏拉图这位举世公认的“西方哲学之父”开始，一直走到当今。沿途，我们将拜访辉煌中世纪时期的几位代表人物——这一时期只能被确切地称为哲学的“黑暗时代”，如果你用“黑暗时代”的意思是指一个产生了深刻的洞见、思想明

晰、具有创新性的时期的话。我们还将与几位重要的早期现代思想家共度时光，从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哲学家笛卡尔开始——他被普遍视为“现代哲学之父”（我不确定这一称号是否会让柏拉图成为现代哲学的祖父）。我们将以一睹当代哲学家们的一些最新思想来结束。

为这本书选择内容既容易又困难。

入选本书有三个重要标准。标准一：被收入加以探讨的观点必须非常“奇怪”，也就是说，它必须与一般的常识观念相去甚远。标准二：提出这一观点或者拥护这一观点的哲学家必须非常聪明，即使对于哲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标准三：这位哲学家必须为他所主张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论证。本书选择过程的容易之处在于，2500年的西方哲学史中绝不缺少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的观点和哲学家；而困难之处在于将选择限制在18个来作为代表性的范例。但是我如此安慰自己：如果这本书取得成功，为了那些本书不得不遗漏的思想奇怪、智慧超然、论证雄辩的哲学家们，我会不断出版续集。

如果一本旅游指南的目的在于激起你到此地旅游的兴趣，我想它的前言就应当激起你对这本旅游指南本身的兴趣。所以，为激发你对本书的兴趣，请允许我展示你将读到的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在你看完本书后，也许你会被这些观点说服。

这个世界包含比眼睛所见更多的内容，或者说包含比任何人类感官所能感知的更多的内容。你的行为完全由不受你控制的因素所导致，尽管如此你的行为仍可以被算作“自由的”。你只要思考上帝就能证明上帝存在。上帝不仅存在，而且，他在不断地创造你，或者每时每刻地重塑你，他才是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真正原因。非人类的动物根本没有心灵，缺乏思想、感觉和意识，它们只是没

有心灵的复杂机器。物质实体实际上并不具有它们所展现的属性中的大多数——比如说，颜色并不存在于物体中，仅仅存在于感觉者的意识里。事实上，物质实体本身也只是存在于感觉者的意识里，因为物质世界根本不存在！哦，顺便提一下，除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观点，根本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事情恰好发生，不是任何事情引起了某事的发生。此外，道德中确实存在反向的东西，你认为善或者恶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转的。但是，也许并不需要急着在这里纠正你的观点，因为时间实际上并不流动；不管怎样，你的心灵状态（比如你的信念）并不完全取决于你，因为它们并不完全在你的头脑或心灵中。还有，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奇怪的观点吗？——虽然动物没有心灵，但亚原子粒子却有，即便物质世界不存在。

现在你知道这个观点了。

或者这一类观点，它们确实是奇怪的观点，完全不是你通常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但也许是你应该有的。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如我在开篇引用的爱丁顿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奇怪地方；如果我们要找到真相，那么我们必须求助于这些奇怪的观点——尤其当这些观点有着令人惊讶的强有力的论据支持时。

那个少女可能将泰利斯大大嘲笑了一番，但是泰利斯本人也许才是把事情，所有事情，真正的事情，真正弄对的那个人。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求真理，真正的真理，事物的深层真理，那么也许井底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

在你落入井底的过程中，但愿本书能起到缓冲的作用。

目录

contents

前言 “停止讲道理” / 1

① 柏拉图 / 1

比眼睛所见到的更多

这个世界比你所看到的甚至是能够看到的更多。

② 亚里士多德 / 17

既不是你会，也不是你不会

关于未来的某些一般陈述既非真也非假。

③ 奥古斯丁 / 33

被迫自由

你行动自由，尽管事实上你被最终不受你控制的事件引导，做了你所做的几乎所有事情。

④ 安瑟伦 / 49

上帝不只是一个好概念

只要想到上帝，你就能证明上帝存在。

⑤ **迈蒙尼德 / 65**

一直有，还是没有？

宇宙要么一直存在，在时间上无穷回溯，要么有创始的那一刻——你自己挑吧。

⑥ **托马斯·阿奎那 / 81**

自初始创世之后，上帝从未休假

上帝不仅一开始创造了宇宙，而且无时无刻不在重造宇宙。

⑦ **勒内·笛卡尔 / 95**

“魔鬼学说”

动物完全没有思想、感情和感觉，仅仅是无意识的自动机械。

⑧ **约翰·洛克 / 111**

真实的颜色

有形的物体，如躯体，实际上是没有颜色的。相反，颜色只存在于观察者的意识里。

⑨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 / 127**

论崇拜韭菜和洋葱

任何普通事物，比如心灵和身体，都没有引发力。相反，上帝自己直接引起了发生的一切。

⑩ **莱布尼茨 / 141**

同时发生，没有因果

宇宙中的每个事物完全依靠其自身的内部程序运行，与其他每个事物完美协调——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作用。

⑪ 乔治·贝克莱 / 155

存在就是感知或被感知

不存在物质世界：所有存在的都是心灵和它们的感知。

⑫ 大卫·休谟 / 171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一切都无法解释，你甚至不能对将要发生的任何事做出合理的预测，即使是对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将要发生的事。

⑬ 尼采 / 187

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者？

我们所相信的几乎所有关于道德的信念都是错误的。

⑭ 约翰·麦克塔格特 / 205

即使你玩得开心时，时间也没有飞逝

时间的流逝只是一个错觉：事实上，时间不是真实的。

⑮ 维特根斯坦 / 221

我头脑中的声音是在胡说八道

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私人语言。

⑯ 希拉里·普特南 / 239

跳出（脑）盒思考

严格来讲，思想并不在脑袋里。

①7 大卫·刘易斯 / 253

怀疑的目光

存在其他可能的世界——真的。

①8 托马斯·内格尔，大卫·查默斯 / 269

心灵与物质，最后再次相聚（差不多）！

意识经验与每一个物理过程相关联，一直到亚原子层次：

心灵存在于物质存在的任何地方，甚至内部。

柏拉图

比眼睛所见到的更多

奇怪的观点

这个世界比你所看到的甚至是能够看到的更多。

因为，除了那些我们能够感知到的在我们周围的普通对象，还存在被称作“形式”的东西——它们存在于一个完全独立的非物质领域，永恒，非经创造，从不改变，并且无法被感知。

代表人物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

生平简介

有人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全部的西方哲学都是对柏拉图所做的一个长长的脚注。尽管作为一名古代雅典受人尊重的公民，柏拉图深入地参与了那个时代的动荡政治，但是他最终让自己远离政治，潜心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哲学艺术。大约在公元前387年，在献给半神阿卡迪莫斯的土地上，他创办了一所名为“学园”的学校。该学园成为了各种学园的样板，直到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公元529年将其关闭。柏拉图把他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学和写作，留给后人一系列文学风格与哲学深度同样杰出的哲学对话。这些哲学对话中最有名的也许是《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不仅描述出理想政治城邦的模型，同时还指出这样一个城邦如何必须以对人的心灵、灵魂、道德、知识以及几乎一切方面的了解为依据。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逝世，将学园交给他的侄子管理，而把他的哲学留给了身后一代又一代的人来研究。

全世界最有名的学生

大多数老师对下面这种现象都很熟悉。你上了一堂精彩的课（至少你自认为是这样）：清晰，有条理，甚至有一定深度。接着学生们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写一个报告，可他们交上来的东西含糊不清，杂乱无章，随意浅薄。你沮丧地长叹一声，直到你意识到：你自己学生时代的老师在看你的论文时，大概也是这种感受。

人们希望苏格拉底对他的好学生柏拉图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柏拉图领会了苏格拉底的教诲并把它们传给了后人。

柏拉图的哲学作品大多数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对话在不同人物之间展开，许多对话的主角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后世学者们为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仅仅是一个角色而争论不休：这些对话是在准确叙述苏格拉底的观点，抑或只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无助于解决这个争论。因此，甚至我们了解到的苏格拉底的思想，也主要是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所表述的。

那么，既然无法分辨，我将简单地把这一章所讨论的奇怪观点视为柏拉图的观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是否应该为这个奇怪观点而获得荣誉——也可能是恶名——将仍然悬而未决。

接下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弄清楚：柏拉图所说的“形式”（Forms）指的是什么。

“形式”到底是什么？

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比如他杰出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说：“从特殊事例中抽离出来的一般性概念”，就是“形式”。

明白了吗？

首先，“形式”是抽离出来的一般性概念。

从什么中抽离出来呢？从“感知到的秩序”中，也就是从我们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以及用其他方式感知到的世界中抽离出来。由于“形式”不是可感知的秩序的一部分，它们被认为存在于某个“独立”领域，与我们周围的普通物体所在的领域相分离。

而且，它们是分离的一般性概念。

某物是一个“一般性概念”，取决于它是或者能“可复制”，也就是说，它出现在很多具体事物中。例如，假设某种草、一根未成熟的香蕉和某辆车都是相同深浅的绿色——同样的绿色出现在每个单独事物或者特定事物中，那么这个“绿色”就是一个一般性（共性）概念。同样，一个球、一块巨石和太阳都可能是圆的，那么“圆”就是一个一般性概念，它出现在每个具体的圆形物体上。或者，当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电子，每一个具体的电子都是一个特殊个体，然而“电子”或者“电子性”在每一个个体上“重复”，是一种共性概念。

那么，在“从可感知的秩序中抽离出形式”这句话中，柏拉图是在说“绿色”、“圆形”和“电子性”这一类事物不同于或者独立于具体的绿色物体、圆形物体或者电子而存在。

一个奇怪观点引发其他一些观点

一旦你以这种方式分离出“形式”，很快你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观点。

举一个例子：具体的绿色事物，圆的东西，或者电子——它们都是特殊个体——明显地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如果“绿色”、“圆形”、“电子性”等“形式”是从这些具体事物中分离出来的，那么它们一定是存在于“其他地方”（不论“其他地方”是指哪里）。

同样，具体事物通常是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对象——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绿色事物和圆的事物，我们甚至可以（至少利用精密的设备可以）观察到个体的电子。但是如果“形式”是与具体事物相分离的，那么它们自身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或感觉被“看见”。

另外，尽管我们周围所有的具体事物都在不断变动（生生灭灭，变化，等等），而“形式”自身——与这些具体事物相分离——可能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是不变的：当一根香蕉成熟，一根具体的个体香蕉从绿色变成了黄色，但是“绿色”自身，绿色的概念，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同样，苏格拉底这个具体的人可能随着时间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他可能会变得更高尚或者更卑劣，长高或者变矮，甚至有可能在临死前完全丧失他的人性，但是“美德”、“高度”和“人性”本身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将“形式”从可感知的秩序中分离出来，让它们成为了与普通事物非常不同的某种事物。